

沈从文先生在《论“海派”》一文中指出:所谓“海派”就是“名士才情”与“商业竞卖”的结合,从而形成“投机取巧”和“见风转舵”的陋习。一石激起千层浪,此文随即引发旷日持久的“海派”与“京派”之争,甚至连鲁迅先生也不吝笔墨,加入论战。有趣的是,作为沈从文的表外甥,自称“湘西老刁民”的黄永玉倒是上海一往情深:“我永远喜欢上海,虽然我年轻时代的生活无一天不紧张、不艰苦,我仍然怀念它,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替代。”

湘西老刁民的海上情缘

童年时代,黄永玉便喜欢模仿《时代漫画》和《上海漫画》风格,在乡间壁报上画讽刺当地流俗的漫画。儿童节父亲的礼物《漫画小事典》,对他来说更是如获至宝。他从中知道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:张正宇、张光宇、叶浅予、张乐平……“三毛”、“王先生”、“小陈”等更俨然成为身边的朋友。不久,学校图书馆

里陈烟桥、李桦、野夫等人的木刻作品也令他痴迷不已。为了心中的艺术梦想,涉世未深的黄永玉决意背井离乡闯荡江湖。辗转来到上海后,黄永玉与

章西厓借居在虹口区狄思威路上的一间逼仄的房子。虽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,倒也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,来客中便有刘开渠、张乐平、张正宇、黄裳、汪曾祺等文化史上响当当的名字。尽管从早到晚不停地刻木刻,画漫画,黄永玉仍仍不厌其烦。记得十多年前有次聚会,赵丽宏问黄永玉可会说上海话,老先生没有正面回应,只是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某日坐在轨电车去愚园路,买票后须找回三分零头,售票员装作作哑。那时的黄永玉囊中羞涩,恨不得一个铜板分成两半花,哪肯轻易罢休,大声喝道:“找我三分钱。”无奈之下,售票员这才很不情愿地将零头找回,只是满脸愤怒,大骂道:“赤那,瘪三。”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,黄永玉居然仍能将那句“海骂”学得惟妙惟肖。

我外公陈月舫,是书法家、诗人、学者。早年,外公在顺庆(观南充)联中读书时,同班同学中有杨森、王缵绪这样后来知名的人物。成都那套至今享有盛誉的春熙路就是外公起的名。解放后外公一直是四川省文史馆高级馆员,“文革”中去世。

外公和赖汤圆

田闻一

外公是清末民初第一批考取日本早稻田大学公费留学生,殊为不易。可是,外公的父亲保守,坚决不要儿子去。最后,还是“新娘子”的外婆将自己的几个私房钱给了丈夫。于是,年轻的外公,晓行夜宿,长途跋涉几日后到了省会成都。

囊中羞涩。外公暂住在城郊一家鸡毛小店里,每天一早就去城里学政衙门听消息:什么时候集中,什么时候才能动身起程赴日?而最为现实,也最为迫切的是,学政衙门要什么时候才能将他们“管”起来,就是说,管他们的吃和住。因为身上不多几个钱,无论如何节省,总归撑持不了几多时日。

时序已是冬天。那日,忧心如焚的外公早早起床,出了鸡毛小店,顶着寒雾,在暗夜氤氲交织的早晨,借着微茫的光线,沿着两边都是破旧房舍,狭长得犹如一条鸭肠子似的小街向前走去。就在快要走出窄巷,走上大街时,远方,雾海中有一盏灯笼,灯笼上有个“赖”字。很快看清了,是一个年轻妇女在卖汤圆。炉火熊熊,舔着一口柴经砂锅,老远就闻到了在开水中沸腾跳跃的雪白的糯米汤圆发出的甜香味。在这样的早晨,一个年轻的妇人在卖汤圆,还一手奶着孩子,想来家境相当窘迫艰难。外公向来富于同情心,况且肚子也饿了,一问价钱,一碗汤圆一文钱,没有什么早点比这赖汤圆更便宜的了。外公要了一碗,坐在条凳上吃。四个汤圆四色馅:玫瑰、芝麻、核桃、水晶,吃在嘴里,香甜进心。再看汤圆皮又白又细又嫩,汤也不浑。汤圆是

四川民间很普通的小吃,可这赖汤圆却是特别好吃。再一问及,人家是祖传手艺。汤圆在锅里无论怎样煮,都不粘不糊不浑水。以后一连几天,外公都早早起床,在奔赴学衙衙门打探消息时,第一个坐上赖氏汤圆那条条凳上,要上一碗汤圆,美美地吃下肚去。终于有了消息,学政衙门终于要管他们了。那夜外公非常兴奋,第二天起得更早。赖家那小灯笼,漂浮在夜幕与寒雾笼罩的小巷尽头。外公兴冲冲向那一星灯光走去,及至景象出现在眼前看清时,不禁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来。那年轻妇女将裤子挽至腿根;亮出一只肥白的大腿,右腿架在左腿上,一边用手奶着孩子,一边在大腿上面着汤圆,再将汤圆一个个扔进已然沸腾的砂锅里。动作之麻利、娴熟、优美,可作单独的艺术欣赏。我外公怕她不好意思,便绕了开去。多少年过去了。我见多识广的外公不知吃过多少美味,但在在他看来,都不如他当年留学日本前夕,在成都一连几日吃到的赖汤圆。而且,那个说起来让人发笑,却又让人在笑声中感到有几分苦涩味赖汤圆艰苦创业的故事,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里。



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(中国画) 黄永玉

因此,那时若有人愿意买画,其心情便有如“大旱之望云霓”般兴奋。有一天,忽接苗子郁风来函,表示要买几幅木刻,价格随意,一俟收到作品,即从南京把画款寄来。可是画作寄出很多日后仍不见动静,黄永玉怒不可遏,气咻咻地一路杀向南京问个究竟,素来大大咧咧的郁风连连致歉。不打不相识,黄永玉与苗子郁风夫妇一生相伴相随。

后来,为谋生计,黄永玉一度往闵行县立中学任教。那段时间对他而言,最难忘的还是收获与汪曾祺、黄裳的友情。沈从文与汪曾祺有师生之谊,便写信介绍他俩认识。每逢周末,黄永玉就进城住到汪曾祺的宿舍,两个穷

光蛋一起谈天说地,不亦乐乎。黄永玉回忆:“那时,汪曾祺口袋里有多少钱,我估计得差不多;我口袋里有多少钱,他也能估计得出来。”所以,他俩常常去找在一家轮船公司任高级职员黄裳。和黄永玉、汪曾祺相比,那时的黄裳收入颇丰,又兼有孟尝君之豪气,故而对这两个食客竟“负担得从容和潇洒”,毫无怨言。他们还结伴拜访巴金先生,由于汪曾祺与萧珊是西南联大同学,谈话也就变得无拘无束。“巴先生自己写的书,翻译的书,出的别人的书,我几乎都读过。认识新世界,得益于这些书最多。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在书里都写完了。他坐在椅子上,脸孔开朗,也不看人,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,却又好像。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气氛,只是难插一句话。”黄永玉说。

在黄裳眼里,黄永玉与汪曾祺虽穷得叮当响,却都是才气纵横的文化人。而汪曾祺对黄永玉更是钦佩有加。他在给写信沈从文的信中这样写道:“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间关系的愿望,他是第一个。您这个做表叔的,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,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算很大的功业了。”黄永玉也说,那时自己的画只有汪曾祺一个人能讲,“我刻了一幅木刻《海边的故事》,一个小孩趴在草地上,腿在后面跷着。他就说,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跷上去再弯下来。我就按照他的意思刻了五张。”谁也不会想到,这

对情同手足的挚友日后竟会渐行渐远!黄裳说:“无论对曾祺还是永玉,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。”汪曾祺去世十余年后,黄永玉仍无法淡忘那段远去的“同胞”之情:“要是他活着,我的‘万荷堂’不会是今天的样子,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。”惋惜与哀伤之情溢于言表!

1995年后,向来重情的黄永玉先生数度来沪,看望昔日友人黄裳、辛笛、方平、冯维音等。在那浓得化不开的友情包围中,这位“湘西老刁民”似乎也回到青葱年代,眉宇间透着几分孩童般的淘气和天真。有一回,我们到一起到“三釜书屋”探访程十发的老友。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友,黄先生难掩激动:“我还保留着当年你的一些草稿,那些人头像画得真好!草稿有时比定稿还要出色。你若想要,我可以把它们全部还给你。那些草稿可是我们友谊的象征啊!”

回到北京,黄永玉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:“在上海能见到老朋友,心里的踏实快慰是难以形容的。在这里,说句老实话,‘友谊’都让‘运动’耽误了,临老才捡拾起来,身心不免有些温暖中的萧瑟。”我请老先在留言簿上题辞,他提笔写道:“上海,过去是冒险家的乐园,如今是艺术家的天堂。谁不信,我揍他!”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旅行如透过望远镜观看一颗遥远的星辰,而不是整个星空:在苍茫黯黯间,你只看它的微光如何顽强地穿过茫茫光年,照亮了一小点夜空,它必须经久不息,才有可能到达你的夜空。望远镜帮助你排除了星星蜂拥而至的喧闹夜空,你只看那一粒无名的星辰,你的望远镜小巧对准了你,就像在陌生之地你偶遇了什么。但正是对这一小点光亮邂逅并聚精会神的观察,让你对所有的星星都有了一点切实和永久的认识。

旅行中的漫游,与此时对细节的聚精会神之间有微妙的联系。如果没有在旅行中漫无目的的闲适,在陌生之地好像一团空气般的毫无牵挂,也就不大会激起你对一座雕像,一朵烛光,一处荒芜海滩毫无目的却能全心投入的兴趣。它们像命定一般,越过千山万水,砰地落到你的眼中,然后落入你的心中。它们其实是旅行给旅行者重要的馈赠:通过它们,你得以了解自己心中对生活与世界真实的想法,并测量自己心灵的温度,并得以真切地把握一角世界。你默默注视着它们,其实就是在注视自己属于的那个世界。如果你不能对它有所心得,那便是一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世界,无法成为你的。

一个人在少年时,那些的阔大梦想,是由一张竹床承托的。竹床是一件老旧的家具。竹床上的每一根竹篾浸润得变红变亮,是一个人大汗淋漓,留在竹床上的胞浆。那个睡在竹床上的人,可曾想到它们曾经是一群站风中,风姿绰约的竹子?

竹之凉不同于荷之凉

王大生

竹子长大变粗了,篾匠师傅将它们置于火上烤,水分渐渐蒸发,一把锃亮的篾刀,将它们一一破开、削平,就准备好了做竹床的竹篾。一群竹子在清风中摇曳,它们也许曾想到过做一支行船时的竹篙,或者,做一架登高的云梯,不承想到被做成了一张供人憩息的床。夏天的夜晚,长江下游的天气闷热难耐。汪曾祺在《乘凉》中回忆,“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,横七竖八一躺,浑身爽利,暑气全消……一直到露水下下来,竹床子的栏杆都湿了,才回去,这时已经很困了。”

人们露天而眠,到了下半夜,一弯上弦月爬上中天,风摇树梢,草尖生露,天地之间,渐渐有了凉意。我在少年时,有时候把竹床搬到小河里去洗,那些清凉的水,从竹篾的缝隙,汩汩而过。竹床之凉,是渐渐熨帖肌肤的。竹床之凉,是竹之凉。一根竹子被劈开、展平,吐露天地之间多少幽意。

竹之凉,不同于荷之凉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说:“荷花之异趣,避暑而暑为之退,纳凉而凉逐之生。”有荷花的地方,就有凉,荷面经络清晰,菡萏生凉。

我的少年时,一张竹床,是人很基本的消暑诉求。现在是一个竹床被陆续放进博物馆,而老板桌、老板椅登堂入室的年代,人们躲在空调房里纳凉,那些固执地躺在一张竹床上,在天地间乘凉的人,已经不多见了。有一天,我在乡下,看到一个人在竹床上睡觉。溽热的午后,躺在竹床可以睡一个好觉,那个卖西瓜的人,脚下堆着一堆西瓜,偶尔有一两个人路过,那个卖西瓜的人,卖了一两西瓜,又回到竹床上睡觉。

竹床与西瓜的清凉消暑,是一个时代的物理疗法。这样的疗法,已然淡出我们的视线。夏夜,有人坐在空调房里消暑,他还会不会想起从前的竹床之凉?

他们。

电影的许多镜头是侵略者自己拍摄的,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意图显示“赫赫战功”的纪录片,会成为他们的历史罪证,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。

被震撼的游客们默默地走出电影院,乘上游轮去参观纪念馆,那是在亚利桑那号沉没的地方建造的一个船形的纪念馆,具体而细致地介绍珍珠港被偷袭的过程,可以看到亚利桑那号留在水中的残余船体,在一个大厅的墙上留着死亡官兵的姓名,有两位当年幸存的老兵穿着老军服,挂着纪念章,在纪念馆里为游客们讲解,还合影留念。

参观总是会结束的,但印象却久久不忘。有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、或一天,世世代代让人难忘。“偷袭珍珠港”就是如此。

伊斯坦布尔,一座城市的记忆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萍踪杂记

但足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侵略者的卑鄙无耻。影片中有侵略者最高层制订阴谋的会议,有海军部商量部署偷袭的会议,有外交官员麻痹美国政府的虚假谈判,有训练飞行员的场合……

凭吊珍珠港

郑克强

在整个偷袭珍珠港事件中,美国死亡了2403人,其中有68名美国市民,有1170余人受伤。被炸沉战舰18艘、84架海军飞机、78架空军飞机。有少数官兵奔赴战斗岗位用高射机枪回击敌机,最后被淹没在火海中。有几个飞行员刚过了美酒和跳舞的周末,被第一声爆炸声惊醒了,立即乘吉普车奔赴机场,跳上几架P40战斗机,起飞后投入战斗,击落9架敌机,虽然无助于大局,但不愧是美国的英雄,人民永远记住

成,只有少数人在抵抗,根本无济于事。接着在8时55分,54架重轰炸机、78架俯冲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,组成了第二次冲击波大肆轰炸。其实在第一次冲击波中太平洋舰队已损失过半,如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被投中了两颗炸弹,受到重创后立即下沉,带着1177名官兵。

现在的珍珠港已没有当年那艘舰如云的景象,而是一处游览胜地,一个精心布局的大花园,成为来夏威夷的旅游者的必游之地。但见各种肤色、不同服饰的客人熙熙攘攘、摩肩接踵,纷纷摄影留念。站在巨大的花园中,很难想象这片美丽的土地,曾经是浓烟并烈焰冲天,弹片和血肉横飞的悲惨世界。但是美国人民永远忘不了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偷袭的伤痛,称这一天为“臭名昭著的日子”(THE DAY OF INFAMY),用他们的语言和方式告示天下及后代。首先,在宽阔的花园中,散落摆放着许多战争的遗物,有一艘完整的潜水艇、一架海军战斗机,一个巨大的铁锚,以及许多石碑,镌刻着被击沉的舰艇的名字、阵亡将士的姓名等等。从这些纪念物中,游客们了解到这里就是七十年前被侵略者偷袭的地方。接着,是一座能坐几百人的电影院,约半个多小时放映一次电影,时间虽短,

根本无济于事。接着在8时55分,54架重轰炸机、78架俯冲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,组成了第二次冲击波大肆轰炸。其实在第一次冲击波中太平洋舰队已损失过半,如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被投中了两颗炸弹,受到重创后立即下沉,带着1177名官兵。

在整个偷袭珍珠港事件中,美国死亡了2403人,其中有68名美国市民,有1170余人受伤。被炸沉战舰18艘、84架海军飞机、78架空军飞机。有少数官兵奔赴战斗岗位用高射机枪回击敌机,最后被淹没在火海中。有几个飞行员刚过了美酒和跳舞的周末,被第一声爆炸声惊醒了,立即乘吉普车奔赴机场,跳上几架P40战斗机,起飞后投入战斗,击落9架敌机,虽然无助于大局,但不愧是美国的英雄,人民永远记住